

从《湘行书简》与《湘行散记》解读《边城》背后的沈从文

上海市位育中学 陶可欣

摘要：对于《边城（节选）》的教学，打开审美想象空间，引导学生体会作品深层的情感内涵是其教学难点。突破“节选”限制，将作品放入同一作家的同期作品序列中进行比较、整合、分析，是突破教学难点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对作家的同时期作品《湘行散记》与《湘行书简》的研读，进一步结合作家的写作背景，从空间与时间两方面剖析沈从文在返乡途中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与确认，能够帮助学生深入文本内部，探究作者创作《边城》前后的心路历程，以获得更深入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边城、湘行书简、湘行散记

一、引言

课文《边城（节选）》位于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第5课，属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学生在学习本单元时，应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理解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教学时不仅应突破“节选”限制，从整本书角度着眼引导学生欣赏其美学风格，更应结合作家的写作背景，将作品放入作家的作品序列中进行研读，以获得更深入的审美体验。

与鲁迅相比，学生对沈从文相对陌生，若是将教学停留在艺术形象的分析与散文化小说的特点解读，学生将难以企及作品的深层内涵。细究《边城》，其创作在1934年沈从文首度返乡前后进行。阔别故乡多年，在北京和上海打拼过、挣扎过，在文坛上已闯出名堂，在生活中已娶得心爱的妻子，同时又不免于生活的困窘与文坛的论争……在纷乱复杂的心境下，沈从文因母亲病重而暂时脱离了城市生活，选择返乡。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出版，沈从文迎来了自己的创作成熟期。

无疑，此次返乡的经历对深入研读《边城》以及之后的沈从文创作至关重要。将返乡期间沈从文的书信集《湘行书简》及散文集《湘行散记》作为研读《边城》的补充材料，以此进一步探究沈从文在时空变化中对自我、对故乡的认同，对学生深入掌握研习相关作家作品的方法有一定帮助。

二、《湘行书简》与空间流变下的沈从文

《湘行书简》是沈从文写给新婚妻子张兆和的“专利读物”，由于是写给妻子的书信，随行随写，故而作家自身的感情尤其彰显，思想的变化脉络愈加清晰。沈从文在离家十几年之后首次返乡，动身前刚刚为《边城》开篇：“九月……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1]p60}，熟悉的故乡记忆还未在脑海中褪去，但曾经亲切的湘西已产生了许多变化。在《沈从文传》中，从第三人角度看当时的湘西，景象十分可怕：

“一方面，政治高压笼罩着整个沅水流域，桃源城墙上，还依稀可见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血迹；眼下时局的变化正搅得人心惶惶。另一方面，社会的黑暗腐败情况随处可见。繁杂的捐税正以各种名目推行，残害人民灵魂肉体的鸦片明禁暗纵，一些人可以因此砍头，一些人又可以因此发财；国民党政府既制定法律禁止，又设局收税。沿海督办、上海闻人也插手到湘西的鸦片生意中。这两面的情形，正腐蚀着乡村的灵魂。”^[2]

凋敝的经济，外界时局的变化，政治的黑暗腐败，这些都使人们人心惶惶。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也成为了沈从文后一部长篇小说《长河》的重要素材。除此之外，沈从文自身的身份变化更加显著。他出湘西时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兵，而回到湘西时，却已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且已新娶娇妻，虽然钱财不多，但生活业已稳定，和当初的自己不可同日而语。在北京、上海，他可能还被认为是一个“乡下人”，但到了湘西，他却成为了一个道地的“城里人”了。这种身份认识一开始并不固定，而是随着空间转变而流动，沈从文在《湘行书简》中常常提到“他们”和“我们”，他时而把自己和城里人归为一类，又时而将自己与乡下人归为一类。比如在《河街想象》一篇中他写道：

“我爱这种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同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想我可算是第一位！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陌生’，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真古怪！”^{[3]p132}

但在《第三章……》中，他又将自己与以张兆和为代表的“城市中人”区分开来：

“但你若到我们这里来，则无事不使你发生这种动人的印象。小地方的光、色、习惯、观念，人的好处同坏处，无一不使你十分感动。便是那点愚蠢、狡猾，也非使你城市中人原谅他们不可。不是有人常常会问道我们如何就会写小说吗？倘若许我真真实实来答复，我真想说：‘你到湘西去旅行一年就好了。’”^{[3]p146-147}

由此可见，沈从文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混沌难辨的阶段。他时而带着都市人的眼光，用从上向下的俯视视角，去看那些“乡下人”，有着同情和怜悯的成分，时而把自己与“乡下人”等同，并为这种身份感到感动与骄傲。在旅途的后期，被

一路上景色和人事所感染，他方才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立场，清晰地认识到“乡下人”“城里人”“都市人”之间的距离，从而了解了消除自己与笔下人物距离的必要性：

“除了风景以外，人事却使我增加无量智慧。这里的人同城市中人相去太远，城市中人同下面都市中人又相去太远了，这种人事上的距离，使我明白了些说不分明的东西，此后关于说到军人，说到劳动者，在文章上我的观念或与往日完全不同了。”^{[3]p215}

在空间流变下研究沈从文的自我身份认同，可以发现，以从前对湘西的书写为参照点，经历了“离乡——返乡——离乡”的空间转变，通过对自己以往观念的反思，沈从文与“乡下人”之间的距离方才彻底地消失。《<边城>题记》中，沈从文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将自己的目标读者定为那些“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4]p59}的人，其身份立场的确认是有迹可循的。而《边城》虽以“边城”为题，但在第六章之后，便再没有出现单独称呼“边城”或是“边城人”的说法，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

三、《湘行散记》与时间流转下的沈从文

《湘行散记》中，作者描绘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时间的流转使那些原本熟悉的人事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故地重游，物是人非，这是古今作家都感慨的话题，《湘行散记》里的《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虎雏再遇记》等篇都书写了这一主题。外界环境的恶化是怎样地诱使了人的堕落，在这些篇章里都有着生动的描绘。但更加值得关注的恰恰是那些在时间流转中似乎“不变”的人事。

《湘行散记》中的《老伴》一篇中，作者在十几年过后又见到了当年记忆里那个年轻美丽的绒线铺老板女儿，也是边城中“翠翠”的原型。后来才猛然意识到那女孩儿是“翠翠”的女儿，当年爱慕老板女儿的朋友已苍老而憔悴，而自己却正在买着和当年伙伴所买的一样的东西，“我憬然觉悟他与这一家人的关系，且明白那个似乎永远年青的女孩子是谁的儿女了。我被‘时间’意识猛烈地掴了一巴掌，摩摩我的面颊，一句话不说，静静的站在那儿看两父女度量带子，验看点数我给他的钱。”^{[3]p296-297}

“翠翠”似乎没有变化，绒线铺也似乎没有变化，但正是因为“我”的久别，看到这一切时才会有着被“猛烈地掴了一巴掌”这样震惊的感受。如果说虎雏等人的变化该归咎于时局、环境，那么“翠翠”的死、“小翠”的生、朋友的憔悴该归咎于谁呢？“不变”并非一成不变，而往往是在“巨变”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原点，时间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圆，而沈从文则亲眼见证了时间的残酷。《边城》中翠翠母亲的悲剧始终笼罩着祖孙二人，祖父明明操心着翠翠的婚事，却也因为间接地因为这种关心造成了翠翠的悲剧，这种命运般的轮转使

“人”的力量显得极其渺小，也使整部作品有了一重悲剧性的底色。

这一方面免不了使沈从文有一些关于宿命、命运的感慨，另一方面又使他重新反思“回来”的意义：“但我这次回来为的是什么？自己询问自己，我笑了。我还愿意再活十七年，重来看看我能看到难于想象的一切。”^{[3]p297}

在反思之后，他选择主动去寻找，并且相信在这无坚不摧的时间的威力下，还是有一些东西能够恒久不变。那些东西的能量比生命自身更加强，也比生命流传得更加久远，那是根植在沈从文内心深处的整个湘西，不止湘西，是整个大的人类概念的世界。那是熟悉、温柔、亘久不变的。正如《湘行散记》中所写：

“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我仿佛很渺小很谦卑，对一切有生无生似乎都在伸手，且微笑的轻轻的说：‘我来了，是的，我仍然同从前一样的来了。我们全是原来的样子，真令人高兴。你，充满了牛粪桐油气味的小小河街，虽稍稍不同了一点，我这张脸，大约也不同了一点。可是，很可喜的是我们还互相认识，只因为我们过去实在太熟习了！’”^{[3]p252}

这是沈从文在《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中第一次将“你”这个称呼赋予一个无生命的事物。他用“你”，大多是用来称呼张兆和，那是他的新婚妻子，是一个女性、母性、爱的代表。在沈从文笔下，“你”与“我”这两个称呼之间是十分亲切的。现在他称呼他熟悉的河街（且是他的第二故乡而非第一故乡）为“你”，把它和自己统一为“我们”，过去的熟悉和现今的重逢在文字上是那么平和，又蕴含着那么丰富而激烈的情感。这份情感甚至超越了情人或是亲人之间的相逢，因为这是对一切“有生无生”的感情，超越了生命，也同样超越了时间的距离。

正如《边城》中白塔的倒塌与重新树立，老船夫死后翠翠接替他的使命执著地等待，尽管人的力量如此渺小，在命运的暴虐下无能为力，但也是那么坚韧，留存在小小河街中，留存在小小渡船上，永远有勇气同信心。这也是沈从文在《题记》中讲述的，想要为那些“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献上的东西，在“苦笑”与“噩梦”之余，总会有人发现那份淳朴而美好的希望。至此，沈从文完成了自我的重新发现与确认，与心灵中的湘西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同一。

四、结语

在“空间”的流变中，沈从文认识到自己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的身份摇摆，最终确认了自己的身份立场；在时间的流转中，沈从文见证了人事的“巨变”与“不变”，找到了在时间中亘古不变的力量。沈从文书写着看到他看到、听到的湘西，为读者带来一篇桃花

源般的美好乡土。与此同时，湘西不仅在成长的过程中哺育他、塑造他，也在归乡途中再一次感动他、影响他，打造出一个属于湘西的沈从文。最终，在回归自己熟悉的心灵原点的时刻，湘西与沈从文成为一体，彻底消除了两者之间的隔阂。

《边城》作为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拥有着极其庞大的审美想象空间。学生往往难以体会到隐伏在田园牧歌、诗情画意下的深层情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难免挂一漏万。《湘行书简》及《湘行散记》文字清新，篇幅较短，既与《边城》写作于同一时期，又共同反应了沈从文的写作特点与审美倾向，适合作为课文的补充材料，组织学生进行自主研习活动。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还需要结合学生的具体学情进行调整。此外，如何将补充材料和课文紧密联合，如何设计教学活动，进行教学评价，也需要进一步思考与完善。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第八卷[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2]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313.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第十一卷[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